

論語集說

三

論語集說卷第三

公冶長

第五

第十

永

嘉

蔡

節

編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妻並去聲縲力追切紲息列切

集曰公冶長姓公冶名長南容名縉又名

适氏南宮字子容謚敬叔皆孔子弟子妻

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

黑索拘攣罪人不廢言必見用也註節謂

子謂公冶長可妻必其行之足取也雖嘗

在縲紲之中而非其罪特無妄之災爾南

容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亦其謹於言

行者也上蔡謝氏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與所以不廢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故

免於刑戮故夫子皆有取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切

集曰子賤姓宓名不齊孔子弟子孔氏斯

此也上斯此人也下斯此德也子賤蓋能

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夫子既稱其為君

子又言若魯無君子者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晦庵朱氏武夷吳

氏口說苑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切

集曰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

黍稷之器包氏註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不

若不器之周也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

器之貴者與聖人之言抑揚高下所以獎

其已至而勉其未至也本南軒張氏河南尹氏說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

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並於虔切

集曰雍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馬氏註

佞口才也禦猶當也謂應答也給捷給也

憎惡也仲弓重厚簡默或人之問美其優

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時人以佞為賢而

不知佞與仁實相反夫子謂何所用佞乎

佞人但以口辭捷給禦人而無誠實徒多

為人所憎惡爾不知其仁此言仲弓也仁

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仲

弓雖賢未及乎此故曰不知也再曰焉用
佞所以深曉或人無所事乎佞也學者而
知夫子未許仲弓以仁則致知力行終吾
身而後已可也本晦庵朱氏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集曰漆雕姓開名子若其字也孔子弟子

仕仕於朝也孔氏註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晦庵朱氏開之學

他無所考夫子使之仕亦以其可施於有

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一毫有不足

子下

論語集說卷第三

三

余良

於中不敢以自許也其篤志之學為如何

哉故子說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並

去聲與平聲

集曰乘駕也大者曰棧小者曰桴桴竹木

所編小棧也浮汎也無所取材言無所取

於桴材也註節謂浮海之歎以道不行而

託為是言子路平日勇於有為故夫子有

從我者其由與之語子路聞之而喜夫子

言由之好勇殆有甚於我者然桴材無所
取何由而可往乎欲子路喻託辭之旨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
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朝直遙切

集曰赤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孔子弟子千
乘諸侯之國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
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

註疏左氏傳

三十四

論語集注卷之三

四

余良

曰澌邑以賦與陳蔡從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晦庵朱氏節

謂朝朝廷也與賓客言行人之官也夫可
使治賦爲宰與賓客言此三子之所能也
以顏子之賢夫子僅許以三月不違仁三
子猶未及乎此也故因武伯之問各舉其
所能者告之而仁則皆曰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
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文並音汝

集曰孰誰也愈猶勝也一者數之始十者

數之終二者一之對吾與之與許也夫子以子貢喜方人故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何如子貢知回之不可企及而喻之以此夫子亦許其自知之明曰弗如也者蓋述子貢之言也吾與女弗如也者乃所以深然之也又曰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雖上知之資亦學力所至也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雖中人以上之資而學力猶未至此而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此其驗矣本東溪劉氏致堂胡氏說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

朽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切朽音汙與平聲

三十五十九

論語集注卷之三

五

金

集曰晝寢謂當晝而寢也晦庵朱氏朽腐也雕

刻畫也包氏注朽鏝也王氏注與語辭誅責也

邢氏疏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

恐其不及也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

倦當晝而寢自棄孰甚焉夫子謂其志氣

昏弱教無所施譬如朽腐之木糞土之牆

雖欲加之雕琢朽鏝終無以受之言不足

責乃所以深責之也本成都范氏致堂胡氏白石錢氏說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並去聲與平聲

集曰所謂改是者蓋欲改始者聽言信行之失而為今者聽言觀行之審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宰予行不逮言故言此以深警之且因以曉羣弟子使之謹於言而敏於行爾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

得剛焉於虔切

集曰申姓枨名孔子弟子邢氏疏剛堅彊不

屈之意慾多嗜慾也晦庵朱氏剛與慾正相反

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

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剛最人所

難能者宜夫子嘆其未見也枨之為人烏

知非悻悻自好者乎或者疑以為剛不知

此其所以為慾也慾則不能剛矣本上蔡謝氏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節釋曰以非理相干之謂加成都范氏曰

君子必其在己者而已其在人者不能必

也已欲無加於人唯恕者能之欲人之無

加於我雖聖人不能也故曰非子貢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節釋曰凡盛德之著見至理之發揮皆謂之文章此所謂文章則見於言辭者也理之具於吾心者為性天道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夫子之文章形於平日之訓言者學者可得而聞之至於言性與天道有不可得而聞者蓋性與天道夫子未嘗輕以告人然非學者潛心之久亦未易以得之也子貢至是未之有聞所以發為是言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集曰恐懼也有所聞而行未之逮勇者之所耻也唯恐有聞則其汲汲於躬行可知

南軒張氏若子路者可謂能用其勇矣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

成都范氏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集曰孔文子衛大夫姓孔名圉文美謚也

孔氏

子貢疑孔文子不足以當此謚而不

知所取各有義其善蓋不可沒而其不足

者自不可揜矣

東坡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

於初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疾奔宋文子使疾第遺妻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子

此子貢所以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

者多耻下問孔文子能好學下問亦人所

難能者謚法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其得謚

為文以此而已

南軒張氏晦庵朱氏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

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集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孔氏

恭莊肅也

敬謹恪也惠愛利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

論語集說卷第三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君子之道

其目多矣子產有是四者而已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

說氏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曰晏平仲齊大夫姓晏名嬰平謚也

周氏

註善謂克盡其道也

鄭氏

人之交久而敬

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伊川程子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切

知去聲

集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文謚也

包氏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

藻水草名椀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

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椀也晦庵當時以文

仲為知所貴乎知者為其明是非之理也

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其昧於理孰

大焉是焉得為知乎南軒張氏永嘉何

識陋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

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

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

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知如字焉於

集曰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

鬬名穀於菟已止也崔子姓崔名杼陳文

子名湏無皆齊大夫齊君莊公名光十乘

四十匹也違去也晦庵節謂子文喜怒不

形物我無間唯知有國不知有身此謂之

忠可也文子亂邦不居潔身而去所至違

之若將浼焉此謂之清可也子張不知乎此而遽以仁為問故夫子止以忠清許之而不許之以仁夫仁者以心德之全體而言非二子之忠清所能盡也至若比干之忠伯夷之清斯可謂之仁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集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謚

也

鄭氏

斯語辭

晦庵朱氏

天下之事有是非利

害君子不能無擇也故有取於思焉然至

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

上蔡謝氏

伊川程子

謂詳審而宜

朱氏曰

季文子慮事如此可

謂詳審而宜

無過舉矣宣公

篡立文子乃

不能討反為之

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

所謂私意起而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

窮理而貴果斷不

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並去聲

集曰甯武子衛大夫姓甯名俞武謚也

馬氏

註

按左氏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文

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

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

忠實一心不顧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

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晦庵朱氏勉齊黃氏曰

左氏傳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夏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審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審子先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為輔鉞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鉞莊子謂審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審子職納橐餽焉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審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秋乃釋衛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裁之與並平聲

論語集注卷第三

集曰歸與歸與夫子在陳思歸之嘆也吾

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斐文貌裁裁定

也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以不得夫中行

之士所以有取於狂簡也晦庵朱氏夫子知道

之終不行也欲傳之於書以詔來世方歷

聘之時已付門人編次至是斐然而成章

矣及反魯裁定之然後始為成書耳所謂

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是也本南軒張氏說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集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孔氏

註節謂念者不忘於心也舊惡謂人舊嘗有惡於我者也希罕少也念惡即是私心凝滯處私則有怨矣夷齊處心公清無所係累其於舊惡何念之有已不念則人亦不然此怨之所以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

之醢呼西切

集曰微生姓高名魯人也乞求也醢醋也

諸之也註順理之謂直有纖毫之枉則害

於直矣南軒張氏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

三十五 論語集注卷第二 十二 余良

伊川節謂聖人之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

亦且深致其意所以教人立心以直雖微

而必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令去聲足將掛切

集曰足過也左丘明古之聞人伊川匿藏

也巧言令色足恭者此為諂也匿怨而友

其人者此為詐也為諂為詐是皆可耻之

甚也成都范氏左丘明耻之其為人誠實可知

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蓋與人為善之意

又深戒學者使之務為誠實也

本南軒張氏說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盍音合衣少並去聲

集曰侍侍於夫子也盍何不也願者志所欲也衣服之也裘皮服也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己之所能施謂施諸人勞謂勞役之事懷念也子路求仁者也故能克其私於衣服車馬之間而欲與朋友共之也

顏子不違仁者也善不矜已勞不加人蓋欲物我之靡間也夫子安仁者也老者則安之朋友則信之少者則懷之蓋欲無物而不得其所也子路之志僅能推之於朋友而已顏子平物我之志視子路則又宏矣然亦有待於推也至吾夫子物各付物自然之施則無所事乎推矣

本晦庵朱子伊川程子南

軒張氏說

又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學者有志於

求仁則子路之事亦不可忽要當如此
用力然後孔顏之事可以漸致若慕高
遠而忽卑近則妄意躡等終身無所成
就而已耳張氏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集曰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
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
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改之
必矣晦庵朱氏節謂已矣乎者非決其辭以絕
學者也嘆無其人而猶有以望之也

論語集說卷第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焉如字

集曰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邢氏忠信質
也此夫子以身教也夫子言人之生質固
有無異於己者然特不如己之好學耳所
以勉人學也本伊川程子說節謂夫子
於生知則不自居於好學則

不自遜所以勉人學也

雍也第六九二十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
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大音

集曰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

簡重有君人之度也子桑伯子魯人疑即

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簡者不煩之謂

然猶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

子如何夫子謂其可者以其簡也夫自處

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

臨民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所以

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其中無主而自治

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乎本晦庵朱

氏說伊川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踈略節謂

仲弓因夫子之言而發明敬簡之說爾非

論子桑伯子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聞好學者也好並去聲亡與無同

集曰弟子門人也遷移也貳復也顏子之

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其克己之功如

此真可謂好學矣以其年三十二而卒故

云短命既曰今也則亡又曰未聞好學者
蓋深惜之也

伊川程子
晦庵朱氏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
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
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
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
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
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
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

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
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
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程子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
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
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使衣并上爲字去聲
釜音父庾以主切

集曰子華公西赤之字也原思姓原名憲
字思孔子弟子使爲孔子使也六斗四升

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益增益也
適往也乘駕也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
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孔子
時為魯司寇以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蓋
宰之祿也不言其量故不可考辭不受也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註疏晦庵朱氏夫子之使
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冉子乃為其
母請粟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
請矣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

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

不當益也

致堂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

求

未達而自與之多則過矣故夫子非之原

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有

餘則分諸鄰里鄉黨之貧乏者蓋亦莫非

義也

伊川程子南軒張氏曰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

犁利之切騂息營切舍上聲

集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東坡蘇氏

犁雜色騂赤色

周人尚赤性用騂

角者角周正中

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舍
棄也諸之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
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父雖不
善不能廢其子之善言仲弓白當見用於
世也

註疏晦庵朱氏

又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
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
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范氏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矣

論語集說卷第三

十八

余良

節釋曰仁者心之德三月不違者言其久
也

伊川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

以其心常在仁內而為之主也日月至焉者言雖有時而至特其暫而不能久也以其心每在仁外而為之客也顏子於仁熟矣而猶曰三月不違未若聖人之純一無間也涵養悠久則進乎是矣日月至者固與三月不違異矣然非有意於求仁亦未易以及此也由是而不已焉則進乎三月不違矣

橫渠張子曰始學之要當

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
者我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
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
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
藝於從政乎何有與並平聲

集曰果謂有決斷達謂達事理藝謂多才

能晦庵朱氏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

致堂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矣
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夫子告

之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伊川程子

節謂此可見聖門有用之學

論語集說卷第二十九 十九 余良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騫去乾切費音
泌上為如字下

為去聲汶音問

集曰閔子騫姓閔名損字子騫孔子弟子

費季氏邑辭猶說也復我謂再來召我也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

氏今使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

去之齊晦庵朱氏

又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

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在聖門居德行
之科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奚啻土芥
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
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
禍柔則必取辱此閔子所以必辨之於
早也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
益夫豈二子本心哉既無先見之知又
無克亂之才故爾然則閔子其賢乎

謝氏

上蔡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二八十七

論語集說卷第三

六十一

余良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牖與久切

扶夫音

集曰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孔子弟子牖
所以納明處斯此也伯牛有不可愈之疾
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而與之永訣無致
疾之由而有斯疾故可以言命再言斯人
而有斯疾者痛惜之甚也

本註疏江都王氏說

又曰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聖人於顏冉
之死獨歸之命所謂盡其道而死者也

天台陳氏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節釋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陋狹隘也
堪猶任也顏子心無私欲天理常存是以無入而不自得故雖簞瓢陋巷人所不堪亦不足以改其所樂也學者苟能用力於克己復禮焉則庶乎其知此味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集曰畫止也孔氏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謂

三十三

論語集說卷第三

十一

朱

行半途而足廢也南軒張氏畫者如畫地以自

限也晦庵朱氏欲為而不能為是之謂力不足

能為而不肯為是之謂畫上蔡謝氏冉求而真

知說夫子之道如口之說芻豢必將盡力

以求之何病於力不足哉致堂胡氏今求非力

不足也自畫之爾藍田呂氏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女音汝

集曰儒學者之稱晦庵朱氏學以為己君子儒

也學以為人小人儒也伊川程子子夏文學雖

有餘意其昧夫遠者大者故夫子以是廣

之與上蔡謝氏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切

集曰武城魯下邑焉耳乎皆語辭澹臺姓

滅明名子羽其字也孔氏包氏註徑路之小而

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為政以人才

為先故夫子以得人為問行不由徑則其

動必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非公事不至

偃室則其守必正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即

二事而觀其正大之情可見矣非孔氏之

徒孰能知而取之本晦庵朱氏說又曰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

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殿都甸切

集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誇功曰伐軍後

曰殿奔敗走也策鞭策也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此託辭也師奔而殿是難能也晦庵朱氏

曰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而

且自揜其功其深自抑損如此為學之害

矜伐居多聖人於孟之反有取焉者所以

教門人也邢氏疏南

又曰師勝而歸范文子先入而不敢先

師敗而奔孟之反後殿而自以為非敢

後君子以功名為畏如此白石錢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鮀徒河切

集曰祝宗廟之官鮀字子魚衛大夫有口

才朝宋公子有美色晦庵朱氏節謂此言無鮀

之口才而有朝之美色難乎免於當世蓋

論語集說卷第三 二十三 余良

衰世好佞美色終不可以免禍而口才容

或可免焉耳左氏傳魯定公四年劉文公

鮀從及臯馳將長蔡於衛鮀言於襄弘

弘悅告劉子乃長衛侯是鮀有口才也定

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

洸太子蒯聩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

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太子羞之謂

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而殺之速不進蒯

聩奔宋是朝有美色也二子皆衛靈公時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節釋曰莫不也道不可須臾離也此章以

戶喻道嘆人知由戶而不知由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彬府切

集曰勝猶過之也野如野人謂鄙略也史

如史官謂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包氏

註廣韻文質雜半曰彬說文曰彬古份字文質備也節謂質勝於

文則失之野文勝於質則失之史唯文質

相濟而不偏焉然後為成德之君子龜山楊氏

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

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集曰直者無邪曲也罔不直也人之生理

三四三

論語集註卷第三

二四

余良

本直罔則失其生理矣而猶生者幸而免

也非得其正也本伊川程子說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並去聲樂音洛

集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也好者食

而嗜之也樂者食之而飽也南軒張氏又曰好者用

工之篤也至於樂則自得矣節謂好深於知樂又深於

好知而能好好而能樂道斯在我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集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才也伊川語告

也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

必隨其才而篤焉中人以上語之以上可

也中人以下若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

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

終於下而已故就其所及而語之使之進

於中然後可以語上也本南軒張氏橫渠張子說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

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並去

聲

三十五

論語集義卷第三

二十五

余良

集曰先難謂克己也伊川程子專用力於民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

也南軒張氏曰敬而不遠惑也遠之遠先其事

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晦庵

朱氏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以自有至若先有斷

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知並去聲上一樂字音洛

集曰上兩樂字喜好也壽常久也知者達

於理有若水之周流而以動為體仁者安

於理有若山之定止而以靜為體動而所
行無滯故樂靜而所主有常故壽動靜仁

知之體也樂壽仁知之效也

本伊川程子說南軒張

氏曰知之體雖主乎動而其用各有所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雖主乎靜而其用本未嘗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互見體用一源非體仁知之深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節釋曰變謂更其化善其治也夫子之時齊疆而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夫子則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何耶蓋齊自威公霸政之後所急者功利王道

無復存矣魯雖削也滋甚而猶秉周禮齊由功利之習而變之故其變而之道也難魯則秉禮之舊特修舉廢墜而已故其變而之道也易此齊一變所以僅至於魯而魯一變則能至於先王之道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並古胡切

集曰觚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上觚語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夫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有其名乎名存而實

亡者衆故夫子因觚而發歎耳

晦庵朱氏南軒張氏

東坡蘇氏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集曰逝往也陷謂陷入於井也

孔氏註欺謂

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朱氏宰我之意蓋曰仁者之志惟急於求

仁而已患難有所不恤也井者死地也厥

或告之曰死地而有可為仁之事其亦將

三九 論語集說卷第三 北七 曹溪

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其理

而已矣 河東侯氏故可逝可欺者不逆詐不億

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有理存焉

耳於此觀之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南軒張氏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 扶夫音

節釋曰約謂收斂而有歸宿之意畔猶背

也博文致其知也約禮謹於行也學文而

不博固無以知事事物物之理既博矣不

能約之於是禮之中則必至於汗漫而無

操履之實矣唯博文而又約禮然後可以弗畔於道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

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切

集曰矢誓也否不也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也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欲見孔子而孔子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子路以夫子之見為辱故不說殊不知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南子禮所當然彼之不善我何與焉

三子

論語集說卷第三

六八

朱

故夫子誓之曰予所否者天且厭棄之矣

再言之者所以必子路之信已也

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集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常理

伊川程子節謂至極

也不可以有加也此章言中庸之德之至

民鮮有能以行之者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

可謂仁之方也已

施去聲 夫音扶

集曰博廣也仁則盡夫心德之全聖則造

其極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者心有所

不足也立謂立其身也達謂達其道也方

所也博施濟眾功用大矣此何止從事於

仁者能之必也聖人之事乎然雖以堯舜

之聖猶以博施濟眾為病

伊川程子曰博施濟眾仁者無

窮意乃聖人之極功也

子貢乃疑其未足以盡仁故

有是問夫子既言博施濟眾之大有非賜

之所能及

程子曰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

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

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

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若以吾治為已足即非聖人之心矣而又

語之以仁焉仁者公天下以為心而無物

我之私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

者之心也欲進乎其惟近取譬乎體之

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為仁之

方也於其方而用力焉則可進於仁矣

晦本

庵朱氏南軒張氏說

譬彼而後施之者此欲

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此欲

仁之無事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夫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

必欲此此而後施之者則恕之事而仁之方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夫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最善名狀仁者以手足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手足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至若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氣已不貫矣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極功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入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論語集說卷第三

